

爲恭人六世祖比三四傳而錢氏始盛世多顯人
恭人之大父琦爲臨江守父某起家進士嘉靖間
爲禮部儀制員外郎配孫氏是生恭人恭人生時
儀制公尚爲太學生與按察公之父某公者俱僑
寓京師有文字之好遂以恭人許字按察公而按
察公亦纔生三年也恭人自少有夙慧俊爽警敏
絕不作女子婉孌態其平居寡言笑卽燕處必莊
無傾側之容間授以書史輒領大指而或時時舉
古事以曉譬人人爲改顏竦聽以故父母極憐愛
之逮歸按察公而阻姑賀孺人與姑盛恭人俱在
養恭人能曲意周旋於二姑間盡得其歡心融融
如也愉愉如也而外嫻宗黨無不詫沈氏之有婦
者旣歸之明年而按察公舉於鄉矣已而數上春
官數不利恭人患之曰君豈以一舉自畫耶青雲
在前非可俯而拾也而懷實敗名盍鏃礪而圖之
乎按察公唯唯乃下帷發憤果以明年己未舉進
士高等尋釋褐南司空郎而是秋卽應京闈校士
之選比入棘恭人享之酒而具以儀制公前閱場

屋之弊爲規且曰賓興大典諸生嘔肝三日而後成卷君母效他人以踈成怠苟取具故事以充數哉於是按察公愈不敢溺其職而是科獲僑爲多當按察公自司空郎陟外臺使也臺務倥傯或退食稍從容恭人必促之出曰此非郎署之優游也願以一勞博衆逸幸毋令投牒者餒而伺君時有以財計議者類務搏縮以悅目前恭人笑而語按察公曰一柱一絃誰當其績今減汰太過脫有不虞之費則又將重科於民乎此皆縉紳之所不能

言者按察公嘗奉其母盛恭人宦蜀已盛恭人歿於官與恭人扶襯而還道經灩澦忽維檝敗舟蕩而幾覆其襯恭人撫襯大慟曰吾姑以生來而今不得以死歸吾夫婦縱從之死不爲天地之僇人耶乃計分二舟以其一居按察公父子而恭人自居一舟與其襯俱冀以朝夕上食其蓄意甚深非人所知也訖度峽口下江陵而南舟竟無恙凡按察公駁歷中外垂二十年而所至皆以恭人隨其規勉切劘注厝擘畫動諳大體有出于尋常禴祀

賓燕饗殮縗績澣濯之外者類如此蓋誠不愧於
按察公益友之稱匪直內德茂也按察公素不問
生產而以其家秉悉倚辦於恭人以此盡罄其心
力拮据其家以勃發沈氏其提躬也約其課子也
嚴其馭臧獲也莊而惠其處姑婢也敬而有禮其
待外家也至老而孝不衰於父母而未嘗有斗粟
尺帛之私故中外斬肅衣廩完具而坐令男子無
纖悉內顧之憂旣以成其夫復以成其子均能以
文章政業鬱爲當世鉅公則其所從來也已昔李
獻吉之志其妻曰妻亡而後知吾妻按察公方述
之以自擬余獨以爲妻之賢必俟於旣亡而後知
則其賢亦有間矣及考其所志亦不過禴祀賓燕
饗殮縗績澣濯之瑣細乃恭人諸所行事則皆儼
然烈丈夫之所爲也視左宜人之賢又奚翅徑庭
哉顧晚奪其子而卒殲其身假令造物者真以美
好爲不祥則恭人當之矣此按察公之所以悲不
能自言而使予言之也按察公名啓原與恭人生
子男一卽自邠娶王氏先恭人卒女子二長適太

學生楊繼芳次適縣學生卜鼎孫男二長麟禎聘
陳氏次未聘孫女二長受黃承昊聘次受項洪謨
聘恭人生於嘉靖某年某月某日而以萬曆庚寅
三月十四日辛春秋六十有三其稱恭人者以其
夫與子之貴蓋兩家封誥云銘曰
爲按察公也妻而不偕其老爲太史君也母而不
食其報豈悲愉倚伏之常而人生缺陷之難保吁
嗟乎亦已焉哉而幸其不亡者尚吾言之可考將
妥其靈於是也惟以不永悼

楊母張孺人墓志銘

始余得贛榆楊君一省於禮部既逾年楊君來領
嘉定校事與之語益相得矐甚知楊君賢也楊君
有母在贛榆以年若不克就楊君之養則居常悒
悒以思嘗述其平生丐余文爲之壽知其母又賢
也又逾年邑之諸生感楊君之孝而念其違親之
遠各爲詩咏歌之復從而圖繪之將以遺其母代
楊君稱介壽之觴未發也而其家之人以母之訃
來告矣楊君拊膺大慟仰天呼曰痛乎三省之稔

禍亟也已不及含其母乃母之無辰更不能須臾待以徼終惠於大方之君子則三省何以生爲也獨吾母勤一生以勞於楊氏而歿無一言以責其遂將遂民民已乎因自爲狀蓬跣而匍伏余謀所以不朽其母者嗟乎慈與孝俱出自天性此蒙莊氏所謂無解於心者也願其事有不能兩至焉詎非以施報之德殊哉余數見楊君語及其母則眉間輒隱隱色動不翅若孺慕然固知其母之所以育鞠楊君者匪他人之爲母者埒也蓋贛倫於淮陽爲陋邑其地故無生聚之饒而楊氏家世業儒特單寒甚而母又貧家女復鮮資贈以厚裨其夫而一室之間上舅姑而下子女何有何無悉倚辦於母之十指以營朝夕殆瑩瑩如也比夫亡而誓栢舟者又十餘年則計無復之矣晚得楊君起諸生博一官於江南卽佳麗之區匪乏穠鮮甘脆能輦致於江山千里之外差以報母而楊君守官廉終不欲以養母費累諸生以是母之食貧如故而奄然逝矣其始終艱難可覩也茲孝子無窮之感

哉按狀母張姓亦贛榆人其歸於楊蓋生十九年矣而楊君之父諱澄亦嘗領縉雲校事卒官而其葬也在邑之某岡某原今以母祔云母年八十卒於萬曆戊子二月五日而楊君卽以是年某月某日葬生有三男子長卽三省娶徐次三聘娶王次三接娶孟女子五人以縣學生韓養蒙鴻臚寺序班裴煒縣學生龐錫類暨任恒心徐有光爲之壻孫男子十人如松如栢如桐如梓如楠如杞如楨如棠如梅如樟孫女子七人曾孫男女各二人銘

曰

世以儒爲官而厭是首盤以酸以寒孰勸之以遺楊氏百年之安淮海之孺有岡如翰是爲壽母之室矢其勿刊

沈叔良婦周孺人墓志銘

太學生沈君叔良旣喪其婦周孺人悵悵然若無所之也惘惘然若有所期而不反也與人語涕輒淫淫下而莫知其所從也未幾而有幽憂之疾客曰子慟矣得無病乎叔良曰奚而慟也以吾之薄

祐而益悲吾婦之無祿也將安所而復得吾婦也
吾是以慟也當吾之孩而失恃也吾先侍御憐而
鞠之哀則提吾而付諸保氏也忽不戒於燎幾無
以生矣則瑩瑩然而痛吾母也比髻而受繼於仲
父也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義不得顧其私親矣
則子子然而愬吾父也亡何而侍御公棄諸孤矣
生無一日之養則何以子爲也而方幸婦之來以
相協厥居也亡何而仲父猝罹虎冠之難矣則委
其家而瑣尾於四方也吾是以有白門之役而爲
翹翹也而爲蕭蕭也遇勉有無則惟婦焉是賴也
逮三年事乎仲父復於子舍矣業以須臾歡承仲
父也而仲父之咄咄如故也亡何而仲父齎恨歿
矣則破帑而喪葬之也冀以旦夕按堵而拮据而
室也亡何而婦奄然病矣百醫療之不能起也嗟
嗟天乎恐懼之與而安樂之棄也自古記之矣吾
是以慟婦之不得其終也客以叔良之言來告余
曰傷哉叔良也則過叔良而視之疾叔良曰不肖
非病也以婦之遺骸未有所安也余曰何以安之

也叔良曰葬之不得其地也以從所後而穴之無當也以從所生而禮之無據也吾是以轉展愁思而莫之興也余曰嘻有是哉則退而謀諸其伯氏也伯氏曰季之戚也吾殆甚焉先侍御之所怙也有其舉之敢不惟季之爲於是叔良聞之霍然起曰吾病其有瘳乎遂蠲吉而營葬事而自掇其事行以授狀於陳大夫某也而踵余丐之銘於乎叔良故吾家倩也而吾女孀焉今見叔良如見吾女也忍無辭以攄叔良之悲矧稔悉其婦賢也則陳

大夫之述備矣其言孺人生而端靜幼不喜弄也長而言笑不出於閤也成其爲女也而歸於叔良也肅雖而見諸廟興頌集焉終日欽欽不怵以惰也成其爲婦也舅之嗃嗃也婉而劑之以不及於厲也叔良之齟齬於世也抑而柔之以和其德也夫之姊長矣而事之如姑也母敢以敵禮加也而襁其大姑之息以需之字曰無忘先君之思也滌灑之進也錡釜之潔也以待賓祭也躬執之爨而代之紉也以時臧獲之寒餒而爲之所也慈而戒

殺也卽一蟻不戕也迄死而猶屬其家母以血肉
供也則白衣大士之教也其賢未易以更僕數也
猶曰其細也廼孺人之始歸也沈氏之禍亟矣而
孱然弱女子也鮮不岌岌懟矣而劬勩之勤也跋
躓之劬也蓋皇皇而須之定焉以用康而逢其吉
也準於彤史則保世定傾之主也可不謂之難哉
而叔良之所以轉哀愁思誓以終始之者非妮也
亦成其爲夫也已按周氏崑山世家父大倫鴻臚
署丞母金氏生母侯氏而孺人之生以嘉靖丙辰
十二月之四日也其卒也爲萬曆丙戌五月十四
日年僅三十女一人側出葬以某歲某月某日而
葬之地爲某原叔良者名紹傳銘曰
胡弄之賢而擠之顛而闕之年而一息之弗延胡
然而然將可信者人而不可問者天而必俟吾言
以傳於乎是爲周孺人之阡

墓表

明文林郎吏科右給事中許君墓表

今之用人者率以皮相收天下士苟其影響形迹

之間其人或類於君子或有類於小人則動以意而逆之遂深信而不疑於是腐爛無能之徒輒以廉隅見重而倜儻不羈負長材而懷利器者以其外之不能自飭而併棄其中之所有往往無當於推擇藉令國家猝有緩急所倚辦以屬大事者又在此而不在彼也唐之柳宗元其文章妙天下不稱一代之才傑耶當其時偶爲宰相王叔文所引內因欲相與共興堯舜周孔之道建利安元元之業而一與之睚遂不能自脫而羣非刺天矣其何以求暴於世獨其友韓愈氏祇惜其少不自重而決其爲君子不爲小人無疑也逮其旣死而羅池之祀至推之爲神而後世之論始定嗟乎語云人之相知貴相知心非是之謂哉悲夫吾友許君雲伯之不幸而爲分宜令也又不幸爲分宜令而見知於柄臣也夫令等耳而難分宜何也分宜者故柄臣之鄉也會其令缺而君適以是年舉進士方需次吏部柄臣問可代令者於故分宜其人以君對柄臣業目屬之矣君聞之色沮次且不欲行

客患之曰君豈虞其浼耶而第知爲分宜令耳遑恤其他也君大悟始慨然赴之旣入其境而問民所疾苦邑故壤瘠而賦繁民已不支而時屬大侵死徙略盡君亟下賑貸之令又白之上官請輕齎以裨民之不能共賦者于是流人漸集邑大稱便異時會計毛瑣衙僧穴其中有所上下以爲奸利君乃劄總規檢括之自是歲輸之數較若畫一而料量以平邑岨而數盜君嚴什伍法令民自相司察而盜無所容咸望風解散屏匿旁縣去旣邑事

有次第然後徐葺絃誦之宮與其秀民勸學興禮而教化大行大都君之爲治急於拊循緩於督責若烹小鮮然惟恐傷之日惟默默坐堂皇而已而諸務靡不辦給以故他邑奏治行卒無先君者柄臣聞之大喜曰安所得賢令如是卽其舍人子素桀傲無比亦來輸款以交驩於君居三年天子召入爲戶科給事中君未至柄臣父子已遣人馳肴酒迎勞之於郊至則合樂大饗之膝前上壽若爲其邑之父老子弟稱謝者已潔厨傳續芻水以

休舍君示無相遠也君故坦洞不爲機防於人而
又見貴人以禮至勢旣難於引嫌而更以身都補
拾當 肅皇帝神武操下之日籍無所主則禍且
叵測故欲行其言不得不與柄臣父子暱而其在
諫垣時卽數數要說而事多報可則以密勿爲之
地也始漕政大壞歲所漕粟所不能盡致太倉者
動以百萬計君曰今司農財力詘矣而儲侍復不
繼有出無入其何能國乃上便宜十事其大者早
會計理綱艘疏淤道塞賂竇革冗差清收納要以

察官之邪寬軍之力爲長久慮司農覆如君言卽
著爲令故至今漕粟無後時至者遼人饑當事者
以外迫彊虜恐其乘吾之敝卽欲移粟賑之而其
地阨塞艱於陸輓廟議洶洶計無所出君疏請發
東齊三郡粟航海而輸之庶道不爲梗而民可祈
旦夕之命䟽行而遼人遂甦凡此皆有關於軍國
大計而其所言匪直人之所不敢言亦無有能爲
君之言者蓋君微時嘗應科率之役出入於里胥
中灼知民間利害故精悉毫釐而濟以䟽通敏練

不爲章句之所束縛故張弛中窾益爲柄臣之所器重數游揚於公卿間將以大用擬君而君宅外難以去服除補吏科進右寢寢顯矣亡何而柄臣父子爲言事者所摘發天子赫然震怒屏其父而殛其子根株其素所附離者盡置之法誅竄有差而君獨以無所逸僅免其官而已君旣解官歸歎曰誰令我爲八司馬哉而向也則分宜令爲之崇矣天之所譴人能逃之乎已歟命也蓋自是對人略不作咄咄書空狀卒乃歎曰大丈夫不得志

於時已矣寧終爲溺下灰乎則間斥其餘智陰攻計然之策而稍規其什一以恢拓其上世之遺久之漸至饒裕襃然稱素封矣乃益市田宅起甲第構奇花異石窮苑囿臺池之勝而日召賓客與之爲長夜之飲鳴箏站屣譁浪嘯呼酒酣耳熱則仰天而歌烏烏豁如也而視禮法不翅若讐之矣至其事親孝執親之喪哀遇諸父有恩禮族指無算而咸待之以舉火撫故人之子如已子售產而倍其直急人之難解人之紛常忘其身之瘁而爲之

庇聞人之過寧面折之能使人頸赤而不匿其怨於心其他泛然之交率居其厚而不居其薄其折節脩行斤斤然不少自恕又如此而迹其磊落俊爽皆古賢豪長者之所爲而謂其附人以媒富貴者豈其然哉且其始末未易明也當柄臣用事計居帷幄之日殆逾二十餘年雖嘗竊天子之威惠予奪黷貨而紊政罪已莫贖然所謂二十餘年間其進賢退不肖亦未嘗不循故事而盡行其私其得失相較終不勝正迨其既老南北多故亦思網羅一二豪傑以彌縫其闕而技飾天下之耳目卽世號大儒者不啻爲其所引內乎則又何論於君而君固倜儻不羈人也其平生既無廉隅以自衛而一時影響形迹復類多可疑則安能自解於皮相人之口乎夫照乘之珠連城之璧此天下之至寶而清廟明堂之所必需也假令不幸而脂染於奴隸之手雖其精光斲晦而體質故存爲大匠者當遂棄之而不顧耶而宗元之見暱於叔文君之見暱於柄臣父子夫乃類是顧君不能爲子厚

之文章故世無暴君者至其心行皎然而均於無所澆決其爲君子不爲小人則千古之論同之也君之捐館舍有年矣而君之子汝愚常痛其父之汶汶以沒欲丐立言君子出一語以瞑君之目故葬君也緩而汝愚又死矣逮君之孫椿齡椿芳始克葬君而復以汝愚之志來請於予豈今之韓愈氏哉顧念與君同舉京兆者幾五十年矣則世之知君者非予而誰也特表之曰崑邑馬鞍山之北隅一保翔字圩是爲明吏科右給事中許君之

墓君諱從龍雲伯字其世胄爵里暨生卒歲年所配所生詳具王大司寇顧太史志狀中茲不重言

明故郭宜人王氏墓表

翰林吉士江夏郭君正域侔來海上以書抵余曰痛乎先慈之有域也始教之卒成之而比於域之貫也未嘗一日養也見域之章縫而出也不見域之冠冕珮玉而歸也而溘然逝也永訣之無從也含殮之不待也而安用生子爲哉擗乎踊乎號乎

跳乎天乎傷哉今先慈則何以暝也往先慈之六十也子文之矣是生而榮之也而死之哀之也惟窀穸是賁舍子其疇與徼惠焉願以道周之石請也嗟乎孝哉域也域楚人也楚之名能文章者無數然不以屬而不遠千里猥以屬余知余之悉其母不誣也因叙之曰郭宜人者姓王氏其稱宜人者何從其夫趙州君貴也何以歸趙州君也趙州君故偶於上氏上氏死而擇委禽焉聞王氏江夏世家也而其女誕而獲彩鳳之祥其父母憐愛之

而教之書史宜人卽能解書史曰必以女貴人而趙州君方爲諸生有僑聲遂引以爲壻而宜人之歸也逮事其姑朝夕躬躬自上食翁以孝聞而族人
有嘆其婦慵者嘗遣女奴來覘新婦作何狀則已雞鳴起櫛縱罷而治絲枲給饘餼矣因歎曰娶婦不當如是耶迺愈益嚴宜人而轉相傳滌時趙州君與二弟同居而二弟者日羣少年飲博屠肆間蕩不訾省而客或勸趙州君析煙者尋謀諸宜人宜人曰姑徐之吾初來不可使君有逐弟名也

已二弟果不受約束而謾罵其嫂宜人第擁絮塞耳若不聞者然卒中氣癱發於乳幾殆二弟始感悟相驩如初趙州君故稍席世貲而以身隸博士不得問生作而宜人日爲之拮据其家若菹醢甕甕旨畜米鹽絮緼絺絺種種瑣屑必躬親而豫戒一不以煩趙州君令一意經生業而趙州君喜讀書常至夜分而宜人則別篝一燈絳刺於其側不至夜分亦不輟以故趙州君名成而試吏奔走南北之祀之舒之趙無一日不與宜人俱趙州君性

下急少不耐事而宜人從旁史解雖盛氣必夷其居趙會歲大計有屬丞坐殿當罷令妻持幣果來爲宜人壽以陰丐寵靈宜人遜之曰婦人無外交幣何爲也訖返之而姑受其果其人不得請鞅鞅去而趙州君得無遺玷缺者宜人與有助焉宜人天性婉惠若於人無不愛而智慮過人絕不作沾沾兒子態趙州旣謝事杜門而自以施設未竟不無屬意於二子而宜人所以日夜督課其二子者尤斬斬隄肅不啻如趙州君未第時而其率子婦

各就子舍斤斤焉早作夜思卽宜人爲婦時節法
平生喜施與而晚更嗜佛晨起卽長跪佛前誦諸
品經及饗而止如是者以爲常其給孤獨已盡證
如來之指而戒里中有子不能娶女不能嫁矻不
能收卹者若負逋責肩踵填門而悉普願力應之
無不當緩急者以故鄉人之祝於郭氏者奢而是
歲萬曆癸未域也爲之兆矣而宜人卽以是歲十
月十三日卒若差舛於果報之說也者孝子風木
之感所從來哉趙州君名懋領嘉靖己酉鄉試仕
終趙州知州宜人主三男子伯正位武昌府學生
娶詹氏仲卽正域娶張氏季正夏府學生天卒一
女子適通城府奉國將軍華峯而府學生王賓者
則養女壻也孫女三人始宜人之病也業大漸矣
恍惚見嬰兒出戶顧侍兒曰此豈吾神散也吾其
死乎於乎若宜人者匪直閑家茂也亦可謂了然
於生滅之境矣佛理固然何論修短而趙州君卜
以某年月日葬宜人於某山某原而余爲之表其
墓如左云

又系之詞曰胡然而來威鳳迺翥胡然而去幻爲
嬰孺夢耶真耶慶源斯委赫赫興周高禩之祀孰
謂亢宗不由女子鄂城之都文明以止荒彼詞林
疇作其始顧人之貽仲氏洵美以恩以勤以劬以
勩日高其門徽音永嗣石之巍如行道所視

劉子威室顧宜人墓表

同年劉公子威旣喪其室顧宜人將卜葬之而太
倉王司寇元美業志之而內諸塚而子威意猶槩
然不自釋也則囑其子某丐余復碑之碑婦人非

古也古者內言不出於閫故閨媛之秀闈焉罕著
也矧碣而揚諸道周乎迺詩十三國所陳多締綌
蘋蘩錡釜事豈其時婦人自能言之或不能自言
而其夫能代爲之言以傳諸里巷而詠歌之也而
後世彤史之述奏御之書始備矣曷謂婦人不可
碑也而余之碑宜人也則從子威之言悉之也子
威故能言之士其言疑無不可徵信者讀其略曰
宜人顧出蘇之崇明人也父一夔母董氏其曾大
父謚嘗爲比部郎始自崇明徙郡城而宜人來歸

子威姑畜之嚴令辦并白絲泉事必命之躬操而
宜人踏踏承之一不使人代比繼燭子威勸之休
不肯少休已更三年喪踰毀而得貞疾發卽瀕於
殆也而董家人生作則愈益勤勩然欲寬子威終
不肯言疾始子威起家嘉靖甲辰進士以中書舍
人被選爲監察御史役而南而是時子威之父母
咸在養宜人固請留養不可隨之白下而子威雅
負氣不能折下同事者而間出語或瑕適人宜人
憂其及也史之盍歸乎會請告不果亡何竟罹讒

謫矣於是子威有嶺海之行宜人輿疾與之間關
瘴癘而子威自以遷客不屑營書牘以佐其長又
數勸子威宜奉節守職久之量移近郡圖少帖席
而宜人疾更大作比分察豫州時則宜人無一日
不在牀第間也子威奉檄當按部諸郡縣每謝不
欲行而宜人恹恹謂子威曰君安得以私毀官也
子威不得已次且行而心念宜人不已猶時時請
急而御史銜子威怠事奏調之而子威自是投劾
歸矣歸而田蕪不治四壁立也幾無以自給宜人

曰昔貢禹老且自彊買田爲裝齋計而君在彊仕
奈何坐自困也乃忘其疾之痼操家益力而往往
以纖嗇爭饒下桀黠自饒者語子威斥之持之近
急固其天性然也劉氏因得以廉取致羸而子威
遂絕意仕進日馳騁典墳以文章自娛而間從諸
賓客徜徉佳山水則豐餉立具蓋子威自少迨老
履險卽夷種種裨益無纖芥而不由於宜人也者
宜人居常莊飭言若不出諸口而胷中辨是與非
炯於照燭以故親姻中亦忌其察至於義之所當
則周施不恡宜人生正德己卯正月十五日卒萬
曆壬午十二月廿二日享年六十有四生丈夫子
一人卽某女子三人孫男女各三人子威又曰宜
人素解悟通道家言每語余修證廼忽然去未得
致力化途藐余未通宿命又焉得所詣照觀無礙
智也故余猶病而效昔人悼亡之感余非牽於情
而余蓋有負於宜人也藉令蚤取其言勗厲精進
道不庶幾哉信斯言也則宜人之賢固有出於締
絡蘋蘩綺釜之外者宜爲之詞

歸有園稿卷之八
詞曰孰謂悼亡故非通喪世稱達生無如蒙莊云
何鼓缶以歌爲傷瑜珈四緣實結於腸親囚之軫
矧曰婦良名言懺悔以莫不臧夫子之誦有赫其
藏

歸有園稿卷之八

歸有園稿卷之九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祭文

大司馬思質王公告墓文

於乎維公蒙難於 肅皇帝之世迄今二十有八
年 莊皇帝在御追軫徃勞雖甞復其位而物望
未厭至是臺臣疊疏以請 天子謀於幃幄亟
詔禮官予之全卹仍贈公官爲大司馬於乎休哉
蓋公論始昭而哀榮大備焚 黃之日遠邇歡呼

歸有園稿卷之八
詞曰孰謂悼亡故非通喪世稱達生無如蒙莊云
何鼓缶以歌爲傷瑜珈四緣實結於腸親囚之軫
矧曰婦良名言懺悔以莫不臧夫子之誦有赫其
藏

歸有園稿卷之八

歸有園稿卷之九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祭文

大司馬思質王公告墓文

於乎維公蒙難於 肅皇帝之世迄今二十有八
年 莊皇帝在御追軫徃勞雖甞復其位而物望
未厭至是臺臣疊疏以請 天子謀於幃幄亟
詔禮官予之全卹仍贈公官爲大司馬於乎休哉
蓋公論始昭而哀榮大備焚 黃之日遠邇歡呼

傳爲盛事其年家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嘉定徐學
謨肅祗匍匐謹以瓣香束帛之儀爲文而告諸墓
下其詞曰泰山鴻毛等死之視茫茫大歸疇爲軒
輒貞臣死讒勞臣死忌讒忌之死又孰能避爲虎
爲龍如鬼如魅臭腐神奇亦祇以異員以詬浮飛
惟檜媚一指蔽目兩儀易位釁孽無端千古所喟
公逢治朝 聖有全智鴟吻旣張姬公猶惴莫高
匪天一氣榮悴閃電轟霆偶逢其懷須史朗霽雲
慈日慧大明當空一掃氛膩覩彼么麼蕩無噍類

天亦何言久而始示庚戌之變諄方試吏當虜薄
城疇策其秘公炳幾先遂承 密契南北提戈匪
公莫寄於時帶甲幾滿天地隨公指揮外威內治
方叔召虎倚毗無二豈其罔終胡然伊忒貳師百
戰一戰失利漢負其德孫以爲懟惟公嗣人銜恩
蹈誼俾爾熾昌繩繩而至威鳳祥麟世以爲瑞宛
轉迴天訖成其志 國典以章家聲不墜死而不
亡以覺大寐鬱鬱佳城滄溟委粹風馬來斯龍光
展賁臣拜稽首以歆 大賜今時何時鳧鷖旣醉

祭少司馬觀海先生顧公文

是歲丙戌九月既望少司馬觀海先生顧公之喪至自白下其友人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嘉定徐學謨既迎其柩而哭之於寢至是其伯子檢討君自京師請卹來奔廼復匍匐馳羊一豕一牲醴香帛爲之奠而侑以平生之言於乎凡今之交所稱乎莫逆者貴其互相炙附以爲名高諒非余心之所向往安可托死生而敦久要當肅皇之在御與公先後而登朝時共侍輦轂者豈無二三兄弟

憑慷慨以然諾徵飲食以遊遨亦謂朋簪之可樂而悼誠亢爽烏有如公之示我以不怵者耶以故肺腑之盟期之百世而綢繆終始奚翅吳公子札之邂逅乎鄭僑屈指於今又恍然三十餘年事矣其間萍蓬飄忽風雨翹蕭或膏肓之鍼砭或患害之憂勞眼青頭白匪一夕而一朝回瞻故舊影響寂寥詎意桑榆之末造吾兩人者偶相繼而晉陟乎大僚顧秦運難逢矢相推而相引廼成功易退候時息而時消猶憶金陵之悵別慘執手於河橋

所幸樞臺在望帶水非遙問遺絡繹瓊玖未桃余
方屬公以光輔太平之業而公亦時時燠我於寬
閒寂寞之郊令彊飯之音無一日不聆於耳而拂
衣之卜更欲俟我於江臯胡袞衣之思尚寐無覺
而翩翩丹旆颯已乘天風而駕海濤豈公厭世無
樂乎久溷而俄然示疾遂離苦惱而蚤脫於天矧
若公者榮名盛位疑不辱於旂鼎而高覺大闕復
駢映乎鳳毛在造物之取數於公亦得其饒而獨
遺一老攬鬢蕭樓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葬予立於
宇宙曠四顧而無聊痛百身之莫贖魂恍惚而不
可招撫靈幃而一酌邈千古而長號於乎

再祭顧司馬文

維萬曆十五年十月十四日少司馬贈御史大夫
顧行之先生將塋於崑山千墩鄉 敕建之新營
其友人徐學謨謹持香帛肴酒來自嘉定匍匐百
里爲文而酌之曰於乎公之捐世已閱歲於茲矣
自公之訃至自秣陵也細檢來書真耶僞耶恍焉
如寐吾蓋哭公於家矣比公之喪返於鹿城也遙

皇不圖稱
文紀卷之九
四
三百十三
睇丹旌是耶非耶音響如存吾又哭公於公之寢
矣日月于邁霜露繼零公之遺骸將歸窀穸祖公
之輜文公之塋存吾一息成公千古蒿里慟他生
之卜夜臺蔑再旦之期吾今又哭公於野矣幽耶
明耶玄堂窈窕殘生枯淚他年宿草於乎痛哉人
世悠悠誰免斯丘匪朝匪夕雲行水流以生哭死
死若可憂以死視生生者未休凡公所享名位祿
壽幻化之榮疑無不有存順歿寧更豐其後賁公
入地四方輻輳風馬雲車 天子所授素冠縞衣

孝子之友公得其死生者奈何下流之會如江如
河人貴長世爲累賈多老成不作寂甚巖阿誰與
暢飲誰與嘯歌我今酹公公不可呼

祭王大司寇文

於乎大海茫茫婁江瀾瀾洪流環匯孕靈毓祉是
生偉人爲世毗倚桓桓我公天挺英雄瑯琊後裔
奕奕家風公濟其美文虎人龍冠年通籍翱翔執
苑掉臂升壇指揮群彥片語崢嶸千秋弁冕中罹
家難退咏蓼莪時而嘔血時而嘯歌名高寰宇山

斗差我巨源存故旁求嵇紹豈伊匏繫而不應
詔乃亟其驅彈冠奮蹕彊馬卧起一羽雲霄于
于撫將歸中朝高明神惡讒口咆然公復東山
衣草履戴髮爲禪朗解宗旨逝以終焉濃華一
先公蒙卹忍棄明時已食其精何計糠粃金門
世愈益其竒誰之好爵能爲公縻旣佐留樞遂
八座恍惚目前浮雲飛度夢寐弇州 帝關累疏
乍試遄歸菊松如故我來訪公坐我茂林桑榆
弟縑綵彌深香山之約相對披襟曾未幾時公已

示疾豈厭塵囂而毓玄寂媽然向余若將有適惟
公之生少余四年幸生同地方駕聯翩人以擬公
敢執先鞭不圖今日見公易簣後死奈何無聞可
惜屬續之辭令人沾臆語故有之得全全昌古三
不朽德業文章公實兼之累葉重光公亦何憾臨
歿提撕已成真覺去路匪迷我雖哭公公亦何知
素羞明水酌此一卮

祭大司空曹公文

惟公醇誠樸茂忠亮貞堅粵稽卯歲南省賓筵公

獲大首意氣翩翩鹿鳴之會奉以周旋追隨雲路
彪炳後先 三朝屈指幾五十年一時譽髦七人
八座公更早登爲霖雨佐始焉敷歷嘉聞肇播廷
尉之平郡閤之卧藩屏于宣激揚摩拊開府日南
滇夷不簸致身匪懈遺 國則那荐陟司空允釐
奏課台垣已迫公虞福過未老拂衣風塵蟬蛻矧
有嗣人鶴鳴子和青霄趾美戩穀逾大公也陶陶
偃仰逍遙如箕如頽外臣帝堯周楨商實爲世準
標屢薦不起以敦儆澆平格之壽自天之祐爲祝

大齊俾爾單厚胡遂厭世倏焉箕驟幸子錦旋視
含非偶人稱五福以莫不轉 帝卹方來玄堂如
晝哲人大歸於世奚疚所悲吾儕奄其莫觀言念
宿昔典刑不復山川阻脩匍匐恐後延睇寢門銜
哀俎豆以居送往茫茫宇宙於乎

祭劉大司空文

於乎吾蓋識公於初拜荊州之日而別公於領宗
伯之年平生故舊誰爲可憐京華嬾婉咲語留連
冀以同扶乎 日轂忽驚乎時事之改遷慨風波

之突起致羣非之刺天顧公寔抱可疑之迹而此
心之易曉不翅白日之澄鮮雖當蔓引株連之際
而司空之特簡覘輿論之益堅迺公休戚相關
之念終不肯負人於泉下而翻然勇退寧投紱而
歸耕于西陵之田予方遜野未嘗不歎公之身完
而名全也莊周有言入水不濡入火不爇惟古之
至人有焉而公之所以能不濡爇于君臣朋友之
間而一無所免兩有所捐者豈直天稟之純固而
亦其醞藉于問學諳歷乎世緣精且熟矣故以其
身輒置之事外而其智常炳於幾先奈何避咎之
舉已蟬蛻于泥淖而陽九之厄竟委化于遊僊一
疾不起孰繫之顛人之君子天之小人有味斯語
胡然而然予不能無并州故鄉之感而懷賢悼往
致一慟于數千里之山川

祭周文恪公文

於乎惟公醇實敦龐博學彊記執而不怵剛而有
制真朝廷弼亮之資而後生典刑之寄其所以
久歷清華尚虛簡注者非其止或尼之實欲醞

釀老成以豫教乎 儲貳廼世之知公者以爲天下之大事可屬而不知公者遂謂其袖手無爲徒坐擁乎虛位故爰立之命稍稽而萋菲之言猝至俗降風靡時傾道否謂巧速之愈于拙遲不幾乎以淫而破義廼令公生負不白之心歿齎無涯之志幸 聖明之瞻矚非浮言之可蔽特垂閱於朴忠而所以贈卹於公者典制爲之隆備念昔與公同曹共事匪直周旋嫵婉彌篤於維桑而定是稽疑實藉公以翊贊乎寅清之治春明揮手日月幾何予方追箕穎以歌堯公已捐墟埃而長逝於乎得全者昌難居者勢公雖未陟乎高危尚不免於衆人之讒忌以是益占駭機之叵測而功名始終誰能自保於汶汶之世蹇余遯野之夫不當復上千乎朝議顧信公平生之死靡二將致慰於九京聊陳詞而酌絮儻英爽之如存冀儼然而來戾

祭徐涵泉同年文

於乎昔在 肅皇癸卯之歲吾蘇之獲雋於京兆者蓋三十有八人今去之四十五年鹿鳴之聲猶

洋洋在耳而其間升沉存歿已不勝其變而屈指存世者僅餘八人焉廼客歲之冬太倉人又以公之訃來告矣以公位躋三品年踰占稀似續滿前考終正寢造物取數豈謂不多遙睇靈筵夫復何感顧念吾黨聚遇一時自盛徂衰以居送往慨風萍之易散感晨星之寥落令後死者其何以爲情耶惟公篤實之資果銳之氣心有獨詣事必竟成當其豹隱則精研舉業爲博士家之所宗逮其彪發則力主講壇爲海內縉紳先生之所向往故宦

轍所歷南北響應名宦碩士多出其門比於學禁方嚴而公已退耕於野矣世之知公者孰無未究厥施之嘆頃年崇祀姚江其徒寢盛揚波助瀾幾掩洙泗蕭朱推引必有起公於更老之任辟雍之寄者而公已奄然長逝矣道之將廢數之不偶其由人哉前年王司寇書來約欲共舉公七十之觴吾時投劾杜門未有以應也日月幾何廼竟以一杯酌公之死於乎士生斯世幸而產同其鄉舉同其歲仕同其朝隱同其處而相望五十里之近周

旋於四十五年之杳然與公相見之日有幾其從
容論議接杯酒殷勤又復有幾而恍惚夜臺遂成
千古此佛家視世界爲夢幻等人生於露電有以
也於乎哀哉

祭王華松府丞文

於乎惟公之志介確精專惟公之學該博窮研其
談論可以發揮于事業其著述足以媲美乎前賢
奈何少罹孤露數歷迍邐逾彊年而通籍睽門巷
之蕭然望雲衢而策足有勢人以爲之先鞭苟委

心於附麗亦何憂一日之不得乎九遷乃彼方有
意於推轂而公已歸養於林泉邈焉棲遁一去十
年逮於還朝時移勢異白髮郎曹目爲淹滯誰
復知公適余在事偶推引於當塗而公之聲聞遂
隱然流暢於好少之世乃晉符卿乃陟大理緬迴
翔於兩都占名實之具美量移京兆暫還梓里挹
金紫之輝煌漸台衡之有俟人謂天道有屈而必
伸而爲善者豈茫然而終無所恃歲之元夕公來
過之昏夜執手慨焉歎歔方叩余以進退之計余

亦俛首而莫爲之主持旣而扁舟西矣公忽病瘍
余知瘍非死人之疾或不久而卽康胡彌留之信
倏揮手而脫乎塵世之穢糠豈柴瘠之軀疇窮之
命天之所畀人之所當氣數已定亦何論乎造化
陰隲之可常余始因顧司馬而知公今因公之逝
而益悲於顧司馬侃侃兩公俱在地下眇余何人
一息暫假老成凋喪有淚如瀉公素嗜酒酒至忘
情中山千日烏知死生我今酌公徹於九京公將
大醉不求其醒生前萬事付之冥冥

祭唐婁江憲副文

於乎公之生世七十五年等計歲數亦謂久延自
余屈指從後瞻前遽廬之宿冥昭遞遷人生寄耳
倏如飄烟公始讀書東林禪寺公爲壯夫余猶垂
髻相繼登朝共淹郎署長安少年憑藉意氣指
天誓日勳名唾致接袵聯鑣嘯歌嬉戲揮霍風埃
調咲貴勢每一暢飲常至達曙馬上之言公或能
記日月無窮時稱得意焉知來者河清難俟公大
拍手云復如是俄而轉盼俱失雲霄東西南北風

歸有園和 文獻卷之九 三十一
雨翹蕭偃蹇跋躑天路彌遙公旋惟忌歸掩蓬蒿
予雖蹭蹬猥歷大僚解組之辰及公在野相顧莫
逆非悠悠者日隨杖履以酬宿雅娛彼枌榆香山
洛社月夕花朝尊羹鱸鮓如何一病奄忽彌留策
箕而去八極九州人生有盡彭短殤修自古英雄
疇免一丘公抱其宏公施未究寄情賭墅眇末宇
宙魄磊盤胃藏疾溷垢臭腐神奇莫之或覩平生
知己予辱其舊以茲酌公夜臺可晝

祭同年孫主政文

維歲癸卯偕公歌鹿比于庚戌共光日轂四海兄
弟矧也鄉曲人艷其同富貴紛郁我同其心矢蛻
泥濁俗之靡靡公鎮以朴俗之喻喻公正其鵠孤
騫介峙幽林寒谷動爲世畸好則我獨如芝如蘭
企彼芳躅士路孟門惜摧其軸積不及施過歸初
服豹以文藏龍隨時伏中軍旣廢內典尋讀人事
罕通杜門裹足如是三紀英標朗矗卒成公志羞
我碌碌泛濫飄萍幾于覆餗謝事之後曾遺尺牘
嫵婉綢繆至老彌篤德音不遐比于金玉謂靜者

壽後期可續日月幾何公遂不祿予來海上臨帷
卒哭人壽百年七表匪促卽位少慳鄉閭群矚顧
惟乏胤爲天之酷幸有良嗣爲公匍匐靈輶遄發
以安骨肉匪我誰銘音容在目平生知己鑒茲芻
束

祭顧龍海符卿文

於乎龍海公真不起耶吾不見公業二十年所矣
前年過公公方引疾杜門遂阻良覲去年有索詩
爲公開九表者知尚彊食無恙也乃今竟溘然逝
耶蓋吾生二十六年而識公于海上當是時公年
四十猶困逢衣然視其貌儵然瑩皙宛類玉人聽
其言纒纒然流沫成珠縱橫今古挹其意氣翩翩
然慷慨然諾雅有節俠之風以故邂逅投交冀以
青雲相炙附而猥惟謏劣幸藉先登而公迫艾齡
始取科第冬曹題柱鬱爲名郎旋進符卿置身禁
近台階伊邇日見顯融矣老驥千里謂當遲發而
遂至乃讒忌藪之一斥不復遂令公終老于寬閑
之野寂寞之濱而平生蘊藉十不一施昔退之傷

子厚之文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三復斯言能無內愧于公耶顧造化悠悠乘除遞轉其噓其摧雖彼蒼有不能以自主者以是能奪公之大官而不能不畀公以老壽露香池館日月優游蘭玉森庭詩書接武迄于大耋高朗令終夫安知畸于彼者不羸于此耶公固可以無憾矣緬惟疇昔與公追隨桂檝秋風龍江夜月聆過雲之麗曲舉浮白之清觴仰天烏烏莫省旦暮居諸易得霎見滄桑異時賓從奄忽盡矣而獨吾與公儼然長世陽關出客何日無之今復祖公悲來曷已臨風遙酌瞻睇几筵靈爽如存薄言鑿只

祭王麟洲奉常文

於乎縈一氣之吹萬驅日月以如馳哀浮生之騁隙安得不因公而重余薤露之悲方公弱冠之歲與余邂逅于京師猥通家之契誼辱嫵婉而同之挺丰標於物表纚纚乎挾雲漢而吐虹霓媿伯也而尤特旋取科第而迭奏乎墳簞旣逢家難同賦離資歌蓼莪而歸苦土逝與世而長辭余時罷守

脫屣難危幸左提而右挈振藝苑之歲旌旣訂婚
盟於弱息將指百世以爲期一水相望還往追隨
和同聲於空谷庶幾遠謝乎磷緇會 穆皇之在
御千旄紛耀於海湄感奮飛之同日乘雲路以差
池自是東西南北奔走支離而公猶忘厭置濁心
薄纓綉或方進而忽止或外應而中摧顧令驂騶
窘步駑馬乘時已予避言而遯野公始得路而揚
髻遂秉兩藩之文鐸尋司七廟之鴻儀余日冀公
以大用行將迫次于台揆矧值 聖明之倚注亦
何異于順風而推移而乃三年不見二豎可疑謂
醫功之必奏倏揮手以乘箕計三十年之升沉存
歿不爲不久而滄桑變幻恍一瞬而靡遺然則百
年亦如是耳果速化者之爲短而後死者之爲遲
耶第以天之生才自古難之以公之瓌璋不能盡
究之于蒼生社稷而平生事業反因竹素以代鼎
彝此余之所以歎歎不禁而致憾于冥理之渺瀰
也

祭練城沈中丞文

惟公彊立之志精敏之才細之不遺于米鹽瑣屑
大之可以運量乎埏垓當其秉一意以獨往不啻
如百川注海有賁育之所不能迴蓋公邁迹于菰
蘆之際故動忍成德人以是知其平生器業之所
從來自花封而晉陟乎天署自天署而迴翔于外
臺逮羽儀極卿寺之選暨填撫歷閩海之隈豈直
文經武緯足爲憲邦之準而幽疏遐剔凜乎排山
嶽而振風雷予方環視乎宇內而深惟孔子才難
之歎未嘗不高目于吾儕而揣公之可以屬大事

也嘗爲之嗟引而樂推公今已驗白于斯世將侵
尋迫次于崇階吾日望公以大用而公惟二豎之
灾矣遂令所施之莫究而凋謝之會益以占吾嘉
氣數之外垂顧公非一鄉之士而西州涕淚其能
已于殄瘁之悲哀矜靈惟而如在薦清酤于觥罍
一以櫛里門停杵之感一以展山陽聞笛之懷

祭蘇封君文

婁水洋洋朝宗于海蜿蜒來斯鍾靈有待濟發其
祥吉士藹藹吉士埋精劇彩載錫其光亦胤

之逮桓桓封公群倫是邁天篤其衷不挑以怠月
旦歸之鄉爲之楷乃生侍御正直爽塏花封籍奏
巍然簪笏曷邪不觸以爲邦賊 天子羽儀揚于
要外惜公逝矣莫覩風采卽被 綸褒徒滋涕灑
風木之悲漬于九陔寂寂殯宮霜露數改岷岵之
思鬱不能解滇南納節有亟其趾茲成寔安夜臺
黻黻譽命方來旂裳鼎鼎子孫繩繩仰諦真宰某
附葶葭虔脩蘭茝渺渺雲車庶其歆愷

祭王怡樸封君文

維靈溫厚惇龐恬熙靜適棲迹蓬茆至性天植生
無所好惟耽玄寂勒而行之逮耄靡數處處在在
芝房丹室桓桓長君天衢邁迹經術治行於時赫
奕 帝命孔章膺是綸紉翁也不有屏居如昔豈
無膏梁以木爲食豈無繡裳草衣爲飾海上神山
仙風籍籍庶幾過之何物可易古人有言生非愛
益鴻寶之說冥理難測以翁驗之似得其術願真
葆光美其顏色旣壽而康永昌逢吉住世頗長行
開九袞將百其年溘捐一夕絳節雲幢遽嬉宕逸

子孫滿前顧生酸感翁視浮埃藐焉一柳我來酌
翁几筵如拭富貴壽考造化所畜無之為難翁兩
無失八公在門後先遺教詎隔幽明恍然歎格

祭文封君文

於乎人亦有言是父是子匪其啓之疇肇厥祉匪
其承之疇濟其美駢暎斯輝偏舉則戾父子之間
其難如此於維封公蔚為儒宗醇懿內醞軒磊外
融肥遁丘壑人中之龍天厚其藏留餘似續篤生
賢胤以昌式穀一經之遺義方隄肅英英學憲卓

越人倫掌 帝之制司士之衡出入宣猷朗潤溫
文冰蘖是勸譽命上聞公方在野自夷田父其門
如冰歲時作苦象服之膺屏而不御吳俗怙侈稍
得易盈公貴能賤凜乎凌兢萬石君家為漢名卿
豈曰偶然世德相成學憲請告為公色養豸繡庭
階閭里歡暢典刑在茲誰不瞻仰方期上壽繞膝
優游終食其報庶永天庥如何一疾奄邁彌留安
樂未幾遽罹百憂彼蒼夢夢胡云福善饗饗長年
俾世奚歡某附葶葭曷不縈睠深惟冥理恒靳令

名名苟不朽還於太清天視民視降鑒昭明公今
揮手翱翔玉京東翊薦酤以侑雲旌

祭朱象齊文

禮稱祖公濟祥毓祉譬彼造周仁培豐芑於惟大
公慶源所鍾弱齡奮蹕文虎人龍迴薄膠庠標峙
山斗公孫射策逢時不偶晚對公車鬱爲士程抱
羶擁比漢沔風行澹慮寡營竟返初服燕翼詩書
詒謀則穀天祚賢胤再錫之光發未盡藏俾熾而
昌延及雲孫益恢令緒爲 帝分猷悅安黎庶我

嘉濱海饑沴駢灾令君撫之狹濶時裁清白之聲
莊公雅訓視履其旋於茲考鏡梓鄉伊邇絕訊遠
嫌萬石君家不肅而嚴率祖攸行淵源有自凡沐
綏柔曷不遐跂公方色養壽考維祺以安令君引
領大齊胡然一夕溘焉蛻迹令君之傷民爲銜恤
奔走匍匐矧我縉紳停杵之感敢後小人咨嗟弔
望老成凋喪同我父子一寫悲愴束芻之意長跪
于將躬莫致之吳江洋洋

祭郭趙州文

語有之不知其父視其子余仕楚也父嘗衡校諸生而識太史君于儔伍中問之則公仲子也太史君溫醇端重質玉相金蓋知其得于家教者深矣故於趙州公卽未聆音覲面而其型範於家者固宛然可睹也曩太史君公車之對余實籍奏之又嘗以夙雅而乞余文以爲觴祝比母沒而并志其墓則公父子所以交驩于余父子間者誠非他人比去年秋得楚賢書公之伯子仍登雋選宜家庭相顧以爲喜而余方慶公之既壽而多福也乃卒然之訃又胡爲乎來哉山川阻脩越在二千里之外而海隅僻壤絕無行李之通有懷于中荏苒隔歲知自恧于通家之義而弔死者不及於哀尚可謂之禮耶遠道東芻靈其降鑒于斯否耶神爽莫違尚祈母吐

祭邢北橋文

於乎曩君之捐館舍也余嘗弔之於婁浦之濱逮今荏苒已二十餘年矣君之子始得營君宅兆于祁江之上而一水相望寔與尚書之墓而爲鄰邈

西來之龍氣挾潮汐以擾馴而于稽在昔能婁發
乎俊人始知其家墓君之緩蓋有所待而矢謀殫
力亦何嫌乎歲月之逡巡故襄事之日執紼之辰
瞻旌幢之搖曳集車馬之紛綸白衣冠而送君者
皆孝子之友何僕僕而跋跋于是益信人生有後
之爲貴而君之盛德允獲報于冥冥錫靈區而荒
吉壤更千百世而藏君之魄以安君之神屬馘歎
之是遺占方輿而未艾而他時風雲之會褒緯之
榮將起公于九京之下易韋布而爲冠紳此吾儕
所執以爲左契而天道之陶鑄乎群生者誠不必
在于其身倘君如在幸歆吾一杯之酌而仙輻遄
發其亦諦聽吾言而暢然于存歿之妙因

歸有園稿卷之十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祭文

祭外舅王翁姑文

於乎人莫大焉養生送死恃以周旋曰惟有子我
舅我姑溫室窮途足不踰闕坐成稿枯匪無嗣續
終鮮式穀巍巍高堂何異榮獨曷飲食之有女如
玉女儷於茲其敬不衰承歡之役端其婉而中道
之折百憂軫結疇之瞻依兩家睽絕幸繼之室視

歸有園稿卷之十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祭文

祭外舅王翁姑文

於乎人莫大焉養生送死恃以周旋曰惟有子我
舅我姑溫室窮途足不踰闕坐成稿枯匪無嗣續
終鮮式穀巍巍高堂何異榮獨曷飲食之有女如
玉女儷於茲其敬不衰承歡之役端其婉而中道
之折百憂軫結疇之瞻依兩家睽絕幸繼之室視

如所生寒暄訊遺慰彼九京親顏稍舒而我復外
骨肉之間滋其變態奄其逝矣含斂奚賴家難既
作暴露十年諸孫幹蠱綫緒僅延矢謀襄事獲掩
重泉於平生之無祿死寧弗哀迺終始薤露難
裁有女之子百里而來淒其銜恤敬獻一杯靈輻
徂發以酌夜臺

祭外舅金翁文

維我外舅金翁以萬曆戊寅冬奄嬰末疾時謨方
晉貳司寇行李北征中心如焚常慮其不起迺歲

歷甲申謨謝大宗伯歸翁尚無恙猶能執爵作勸
酬禮意謂大齊可交睫至矣迺今乙酉之七月溘
焉化去豈禪家所謂示寂耶於乎翁無所望於世
矣獨翁既歿而鄉里衣冠復有如翁者出耶敬蠲
吉於化去五七之期用偕我婦薄設樽俎爲文而
哭之曰於乎翁之度世壽考維祺翁之屬纊委順
含嬉睠本支之振蟄紛照暎而蕃滋藹慶門之永
祚咸彬彬奮踔於書詩目覩百年之全盛候揮手
而乘箕閱人間取數之多寡復何致憾於毫絲迺

巷切西州之慟鄰興停杵之悲所以匍匐咨嗟而不能自己者蓋傷世風之日下古道之陵遲天不憖遺乎一老令鄉閭族黨何所瞻式爲父師嘗鏡翁平生之素履所謂無巨細無幽顯一稟於儼若之思自垂髫而當室經營以迄於期頤凡出而莅官入而行事曾見有片言之少玷一行之足疵以衣冠則不褻於閨闈以嗜好則不逐於波靡卽以鹿城之繁麗環甲第之葳蕤其間乍隆乍替旋起旋隳不啻如滄桑以逸變而翁處豪右必爭之地

輪蹄互湊之區顧其家之用康子孫之逢吉屹然等喬嶽之不移蓋惟先之以敦朴主之以不欺驗脩因於證果時愈久而人信之卽家乏素封之富而榮獨者攝其威儀藉令與郭有道王叔度論世而度德亦何古今不相及之疑而公今已矣胡能止行道之獻歛矧以謨小子之不肖辱忝竊於門楣凡三十年進退行藏之際孰非翁之左挈而右提故翁之所以鏃刮於不肖者已如礪而如羽而不肖之奉以周旋者亦如蔡而如著望音容而不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 三百十
可見倘典刑之未至於淪漸願服膺而勿失魂髣
髴以遊茲姑未暇爲邦家殄瘁之感而先以哭吾
私

祭周甥文

萬曆癸未歲九月初八日太學生周甥子雍卒於
家明年甲申春正月某日其舅學謨歸自京師遣
子兆曦兆稷以牲醴香帛致奠于子雍之几筵因
爲文而哭之曰於乎吾女妻汝閱十有七年矣所
謂十七年間吾東西奔走之日半之而又所居異

縣不得朝夕與汝周旋聞汝承式微之運吾女處
屢空之室拮据有無良亦瘁止顧雞鳴相戒冀汝
翔發庶幾稍續康僖之緒以再振家聲也而今竟
棄吾女而逝耶以汝天稟醇粹志行顯慤自少無
子弟之過在醜蔑嬉戲之色雅靜端凝世方指以
爲永器卽乏顯離老壽可必也迺驟縈二豎奄致
彌留六六丁年短褐長夜不知造物者於人何如
也天可問耶方汝之遘疾也寢褥者業半歲矣吾
居京師竟無一字相聞知汝之不能捉筆也而其

家亦無一人爲之代聞者最後汝父太僕公僅遺
數字漫報亡恙而已故吾非惟不知汝之死且不
知汝之病而卒然之訃忽自他人致之則汝於骨
肉之緣何踈薄一至此也寧不增吾之忉怛於乎
痛哉吾平生字育不蚤婚嫁頗遲今年逾六十尚
有一子未娶吾方拂衣東歸圖釋此負而吾事可
辦也顧今仲子未有室家而吾女又稱未亡人矣
當其提二孤時時呱泣於吾之側也顧瞻形影吾
桑榆之累方始耳其何以爲情耶於乎大塊勞我
以生勞隨生息自古已然吾又敢惜未盡之年不
爲汝周身後之事哉倘天益吾歲儘力維持令二
孤少見成立則汝九泉之目瞑矣於乎痛哉爲致
生芻一寫吾意靈如有知尚其饗之

祭殷方齋先生文

於乎先生捐世已十二年雖儀刑之旣邈而馨歎
流沫學者宗之尚如江海之飲注乎百川緬惟及
門之始髮鬢髮差觀于垂肩忽不知日月之易得
恍然寢迫乎華顛蓋嘗以先生之道効用于當路

而老無建立恐貽羞于函文之前昔漢武之表章
六經也公車文學必聞其師之所由傳以故殷忠
楮大之責益以驗仲舒之賢何今時之進取不勝
乎俗狀之牽纏縱弟子已躋乎華顯烏能使先生
之齋志于青藜乃至于一死不能葬則于負土之義
安所逃于積歲之彌愆矧嗣服之不振乃幸藉他
人之願力以周旋而先生之蛻骨始得脫暴露以
下卽乎重泉此孰爲之軒輊亦烏知其所以然而
然籍令富貴福澤盡屬于賢者而不賢者必至于
困苦而顛連則計較已甚又何以爲蒼蒼之天顧
人心之未泯知先生者獨謂其生之全而歸之全
靈輻已駕侑此祖筵

祭龔長史文

維公有強直不阿之操有張弛獨運之材當爲子
而幹蠱則險阻艱難不能使之困暨履官而急病
則夷狄寇攘不能爲之摧其平生特立而獨行道
方而事實誠不媿于韓退之所許而跋歷于山海
之陬出入于虎狼之穴折衝禦侮亦何用而不酬

其所懷余旣博覽乎人羣若公者可稱一世之奇
男子而命與之仇途爲之蹇故所至而齟齬已不
勝乎造物之安排卽瑋奇卓異之薦雖嘗推轂于
當道而分猷宣力之績卒不得逾郡縣而遍埏垓
逮乎晚脫蠶叢仕終藩相而息陰東海亦已焉哉
乃坐令貞臣烈士愛莫助于不燃之灰眇余無似
結髮往來公車同上雲路徘徊已風萍之異處遂
音驛之少乖自公投紼余亦乞骸感久要之未替
遂燕笑以無猜何愁遺之尚有所待而公徑遺塵
鞅策箕馭而飄然歸卽于夜臺乃鄉乏典刑士虛
著蔡老成盡而漸靡之俗益不可迴矣撫棺一酌
其能已下停杵之感聞遂之哀乎

祭朱隱君文

於乎古之隱者併隱其名今之隱者莫蔽其形魏
冠長裾遨遊公卿蒼蠅驥尾何欲不盈嗟君孤蹇
抗迹蓬衡崇宣義問不出戶庭雕鏤世業聊以寄
情妙奪天巧工令鬼驚一藉其手珍視楚珩人曰
藝下非君重輕君握其實自信則矜有以迫之累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 三
歲不成或取怒罵我無將迎貨不能取勢不可爭
託焉而逃以擬性靈奇窮及之褫褐藜羹不厭死
耳寧以伎營蚤遊翰墨旁及丹青翳蒿之徑草玄
之亭翛然隱几徙倚檐楹人召之酒掉臂卽行或
時裹足兀坐經旬澹慮遺俗以了此生日居月諸
竹影鳥聲我思在昔黔婁逢萌庶幾近之獨行可
徵逍遙醉鄉可制頽齡云胡示疾未廢曩觥一朝
揮袂風馬雲旌吾儕酌君君竟不醒夜室如晝天
朗氣清

祭唐道述文

於乎繫君弱歲以兄爲師我來同學與君追隨君
學未竟棄而業醫暨我慕仕亡羊路岐惟君之醫
蚤承三世洞見垣方施罔弗利人獲一匕珍於珙
賜戶屨日盈綽馳芳譽况也禔躬高自標致逍遙
藝林圖書彝器鄉之彥方不爵而貴我罹塵網奔
走四方致君無術夙夜皇皇將恐將懼飽歷風霜
奄延遲暮稍底晏康心長髮短緬懷故鄉矢期投
紱周旋君側東海之濱共君朝夕久要不忘庶幾